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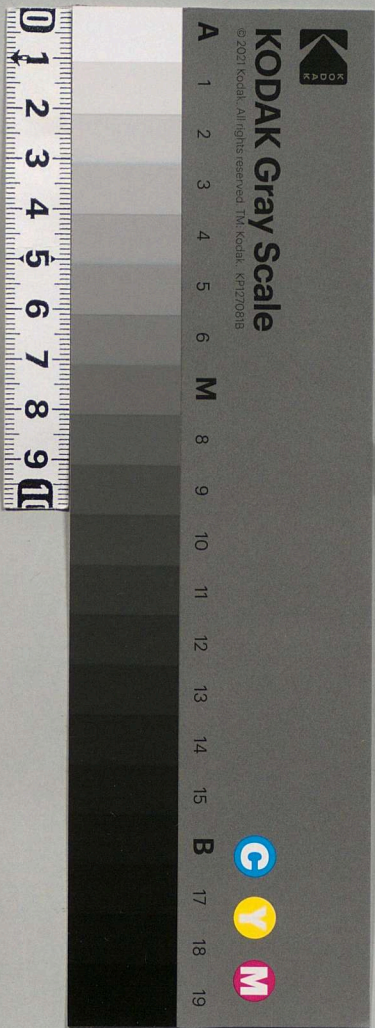
雲南通志

藝文

五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4228	
冊數	40 (30)		
函號	圖	137	3

三



者以為石中之瑞有異人乃見及觀其中則呂涇
野康對山在焉然則斯石之立有勸戒之義其可
懼矣蒙之大夫君子負廉平氣節者其於忠孝節
義循良之學固各有實詣用以範今而啓後尤有
三不朽之績以光斯石則後人誰不珍而傳之愛
而瑞之也哉遂忘謫陋引其額以請於同志者

追贈光祿寺少卿張公忠烈祠碑記

楊春震 武定

有升沉而無明昧者日月也卽有時昧而明者自

在也有古今而無顯晦者忠烈也卽有時晦而顯者自在也光祿亞卿張公死節甚偉其有功於世教甚大雖崇禋祀未樹貞珉誠缺典也今上御極之四十有三年直指公按滇核公祀典廟主及死事顛末鄭重特至檄下屬震紀事之役深幸忠烈之靈今始昭揭宇內卽固陋何敢諉焉謹按羅婺郡乘及父老曾耳目者傳聞甚悉公諱澤直隸安慶人由明經選擢異材晉雲南僉憲因武定鳳賊繼祖叛大司馬呂公光洵受節鉞進剿公督兵由

尋甸進時同事者失期公以孤軍深入被圍絕餉百計突圍莫出公乃北向再拜曰滅此朝食臣之夙心計不從心惟知授命願同睢陽作厲鬼殺賊此孤臣萬一之報乎祝畢欲自裁祖率鐵騎馳入叩首請曰自作不靖固知死亡無日幸天賜明公願少緩須臾倘徼恩撫招以保數世餘業公亦無不利焉公乃厲聲叱曰狗獠犯順天討不容奉命而來有死無二頭可斷也心可剖也烏知其他偵聞當事者咸欲姑許爲出公計公乃密揭司馬其

畧曰澤不職不克先事伐謀臨危制勝陷圖辱命罪也何辭僅有一死以自贖耳賊惟恐職之死者乃賊之自爲計也豕性難馴狼心叵測如爲職故招撫之燎原焰天終必不免且果招撫之而罷討是曰縱寇抑或陽許而陰討之始許而終討之是曰挾詐縱寇者不武挾詐者非誠堂堂天朝安可蹈此惟懇置職膜外一意進剿永除滇南噬臍之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從此無心天日不必更念孤臣當是時繼祖求撫不已公罵愈厲乃及於難

呂公進剿之計始決四道並進寇持久糧盡計窮走匿青雞羅山我師圍之兼以陰雲霾霧賊遁無路說者謂張公之靈顯云賊黨懼甚斬祖首乞降遂平司馬公以公死節事聞上哀悼之贈公光祿寺少卿仍勅守臣建廟立主合前後死事者凡七人每春秋郡守祀之專享者惟公同知袁俸知州秦健次之知事高心照磨張成吏目劉瑀巡檢俞伯官又次之招安罵賊而死者諸生楊忠惠教官常存仁附焉奉行雖至今不缺丁未克舉之變一

燬再燬廟主侵失其故矣惟時視篆二守袁君及
和守葛君擇善地移廟而新之方議具寔表揚以
鑒來禩時兵憲王公奉直指公之檄適至乃知忠
義在人根于秉彝遂不謀而合乃爾嗟乎公之被
圍也朝而允撫夕而脫難竟必死以殉夫豈一死
塞責者哉若曰除他寇十不如除鳳寇一以他寇
遠而易與鳳寇近而難制他寇之患在皮膚鳳寇
之患在心腹公以死除之使深根固蒂之強寇犁
庭掃穴無噍類焉使魔宮鬼窟復見堯天豈非公

一死之故致之耶故爲嚴將軍頭烈則烈矣無補
于蜀亡爲稽侍中血忠則忠矣無救于晉亂乃司
馬之揭可以配秀寔之笏求撫之罵可以續常山
之舌精忠大節照耀古今雖與日月相輝映可也
寧獨曰有顯無晦云乎

沈舟昆明池歷太華諸峯記

副使 王士性 臨海

余以辛卯春入滇滇迤東西花事之勝甲於中原
而春山茶尤勝其在昆明者城中園亡論外則稱

太華蘭若焉余時隨監郡諸大夫入省以上已日
道出碧雞關去會城三十里而遙蓋歧指之矣乃
問途爲太華之遊循關右籌斗折而南五里至高
嶢舊有楊太史用修海莊已廢又一里許適有高
臺曲池層樓翬榭前用五色杜鵑棚之題構方新
也至此遂俯昆明池余視步無餘皇乃買漁舟一
葉令騶人踦鼓臯陸獨挾一二黃頭郎汎焉池一
望五百里瀦西南隅俗號滇池滇去海遠水傾畝
卽稱海下高嶢輕洲淺渚蒲葦颯沓長過人又稱

草海海長廿餘里草中津港以千數往來繫望麗
而漁余蕩槳其中不復知非山陰道上也草窮且
挂席出水海水不及余東海一汧澳而風力差足
畏滇中鎮日感西南風春風較狂掠余颿墮水中
乃回棹泊焉易筍輿而登漸霽盤桓上數里及太
華山門蓋宮琳宇燦煌金碧倚山隆起擬於紫霄
碧雲之間余右陟飛磴歷龍藏東下黔寧祠覽其
世像出文陛前兩墀山茶八本高三丈萬花霞明
飛丹如茵列繡如幄倦飮坐其下神懍懍復王疑

入石家錦步障也廊右繞出縹緲樓觀海危檣一粟水勢黏天顏以一碧萬頃然哉夕陽西下太華踞其東倒影半浸已素月復流光於上山影爲藻荇據之更勝也是夕宿僧榻漏下月色入戶宿鳥驚棲聒人耳余旅思轉深矣質明緣磻岸磧歷而南遠見山頂室廬嵌空一如罨畫輿者云羅漢寺也以有石像比丘而名稍近之一邨落居河之麋漁者織宿楚以家傍置官署焉寺敞數千步絕壁上仰視之如欲墮者盤辟而升計四五曲入寺間

南北庵寺後樹金馬碧雞碣摩碣乃入南庵丘亭香宇咸巖岩簷覆之承以瑤臺趾半懸外北入南出過一刹廟復間一亭臺廟爲雷神爲龍伯爲大士爲玉虛師相雜以釋道亭爲迴瀾爲望海又有趙羽士之塔文殊之岩咸傍海岸時而驚濤拍空飛沫可濺佛身也路迴則轉北庵躡級而上過朝天橋謁老君廟入真武宮最上升玉皇閣如鵲巢燕寢懸度飄搖雷祠龍井殆藉足下益又勝也二庵者南疎朗北幽嶠南庵橫截山麓而過金鋪綠

房足稱近水樓臺北庵搏扶搖以上層層各十丈
轉山椒斗大崖則宇一字焉人側身而度鳥道爾
然北庵雖高僅見草海白蘋紅蓼楚楚有致若南
庵面東南水海風帆雪浪日月出沒其中故大觀
也下山邑令掉蘆舟以迓稍具舡艇欲放中流以
五兩尚顛復穿荻蒲披魚梁鳴榔擊汰而歸睨西
山頂上丹堊之麗適當李昭道得意筆也時水淺
舟膠不及過杏花村余行滇中惟金瀾二江橫絡
其他多積窪成海如洱海通海楊林海是不一海

焉非獨滇也惟滇流如倒囊腹廣而頸隘且逆鹵
北流故稱滇云昔漢武帝欲取昆明乃習戰長安
鑿池以象之至刼灰出於人世麻姑云東海復揚
塵也信如斯言則此真滇池者不知幾更刼灰矣

遊九頂山記

王士性

雲南者漢時五色雲現于邑北是邑所得名也邑
有九頂山出郭北二十里山起九堦若禹鑄九頂
而列也九頂故有寺開山僧驟聞天樂下隨覓古
佛於洞中得之而竊也時惟重九余與吳張二憲

丈自昆明還馳而登之出其闔都飛泉爭道龍蛇走也平疇禾黍黃雲遠也天風吹人羽衣舞也澗澗納麓升自岫頂鼓吹闐闐忽聽隔隴清磬一聲梵貝喃喃耳觀開也已乃攬此一亭萬瓦參差樹影中乍見乍沒也坐超然之臺蓋宮琳宇懸構滕茸若蜂房鳥窠纍纍然重累而綴也烟雲過絕壁若畫王右丞山水間以大李樓臺簇簇然而翳以重綃也罡風響鈴鐸而下青蘋之末忽復擁秋聲大呼若舉千百刹宇動搖將擲之空中也迺促酒

人出三爵澆之以敵寒氣澆已行松濤之徑老樹擊雲入天百尺翠色滴滴可餐也躡凭雲之橋椽椳岩阿虛閣度重棧以過軒然傘首臨乎鳥道足瑟縮以移也入古佛之洞石竇嵌空琢五大士相附以危樓雕欄畫檻幡幢錯繡與朝日共麗也謁毘盧之殿阿閣三重出西南竇跨偏及搏羊角以上靈瑣袂振余與張君席地坐趺跏利那覺萬籟寂然與心境徹也復循山北摩龍首之塔日輪正千壑窈窕猶無底止也入洞復坐掇黃花坐酒微

藉相攜而起上三教之樓爐烟裊空袖之以出也
吳君脫鳥南下余與張君復趨而登華巖之閣危
梯百級螺旋而上四盼無所不矚凭欄少頃噫氣
灑浙空谷中起山外莽蒼曠色亦冉冉隨飛鳥而
至側耳聽下方鐘鼓覺身在鈞天上也既下回首
閣端縹緲天際恍然自失已復過一刹題構新成
遙見前邨返照隱隱二三牧豎捲蘆葉吹牛背歸
也復下棧閣走松坪時已月出高樹牛女之光燭
地戀戀不能去也余三人者撫良辰之不偶念後

會之末期因緣勝名各懷鄉土吳君則舉凌雲九
峯張君則舉湘江九嶷余家赤城亦思九盤觀海
悵然俛仰各有拂袖遐舉之意乃命余爲詩記之
吳君原豫名謙家廬水張君養晦名文耀家沅陵
余天台王士性恒叔也歲重光單闕則萬曆十九
稔也

新建松華壩石閘碑記

督學江和鄱陽

萬曆戊午歲滇水利憲副朱公請于御史南海潘
公言滇城東北郭故有松華壩邵甸之水走盤龍

江者使東注于河河曰金陵土人呼曰金汁由金馬麓過春登里七十餘里而入海沿河肢流以數十處而下涵洞如級田以次受灌不知幾萬畝也而是壩獨橐鑰之非壩則小曠易涸而河不任受畜小漲易溢而河亦不任受瀉畜瀉不任則腴田多蕪而民與糧通河資壩所從來矣第壩故支以木築以土而無閘勢若堵牆遇浸輒敗歲修費閘司椿錢不貲有司草草持厥柄力靡而功賸僅同築舍蓋費於壩者尚付之烏有况其不至于壩者

也于河奚資焉而反以病予謂壩而不閘畜瀉何恃卽木而匪石終漂梗耳與其歲糜多錢而民無利也孰與合數歲之費而發以石通以閘自閘以往若牛舌尖中馬頭皆衝流也胥石乃固矧地與石鄰夫以畝科至便計也木椿之額累歲可問非他索也良吏經紀能吏分勞功者賞否者罰事成設以守時其翕縱而周防之如漕閘然此百世利也爰捐助銀一百六十餘金潘公遂捐一百金撫院河源李公亦捐二十金迄新撫院歸安沈公按

院南昌楊公至申請如前三公皆如議交給以費
藩司嘉興施公閩司金陵尹公扣徵停挖木椿之
通負者又得四百十九餘金計若巨若細悉從金
出而世鎮沐公又慨然以近開石山任其採用于
是吏人各如檄起程募健伐堅創開口高一丈餘
長三丈餘廣一丈七尺牛舌尖中馬頭高一丈三
尺長三十六丈六尺皆選石之堅厚者長短相制
高下相紐如犬牙如魚貫而銓以鐵灌以鉛闢衍
諸漕扁以巨枋啓閉如式東西兩涯之間駢岷壁

屹水龍若控經始于萬曆四十六年孟秋至四十
八年仲春告成仍名曰松華閘計費凡八百七十
七兩有零匠作田夫五萬七千餘數力取諸隙績
底以漸故功成而人安焉時與三司諸大夫登壩
上觀壁如屹立地有安流而天不能容是歲大稔
諸父老咨嗟嘆息曰朱公再造我也歸之朱公朱
公不有某幸睹成事謬爲記畧而申以銘朱公名
芹蜀富順人進士政務興革利民多若此楊公名
繼統秦南鄭人其與有勞者書之陰銘曰湯湯金

稜邵甸邇源建瓴忽分東西决川壩积而東如龍
飲泉瓜櫻翼張百道蜿蜒割流膏墊萬畦濡霑土
耶木耶昔何闕然蕭蒿捍衝歲糜金錢自公之來
嘉與更始亦有施尹悉賦成美楊公成之動有經
紀稟成諸臺規茲永利金石巖巖當其射激闢門
言言時其啓閉閉視其洩水弗外泝啓視其漲水
弗內潰畚授于農農隙乃至工食于官官厚其餼
再閱春冬經始勿亟乃奏厥功乃立安旣於乎都
哉河肇咸陽洪源自公明德廣遠人代天工匪闕

無河母恃絕纜母易逝波其流可穿其堅可磨蟻
穴必窒如避龜鼉有泐必新毋仍斧柯百爾君子
保障弘多庶綿斯澤礪山帶河

大理府新建督學試院記

樛榆文士甲滇雲二百年來有司作新者代有試
院闕如也一書院不知圯自何年蕪廢不治學使
者至率就試於御史臺其飾以茨以緇而不以陶
埴屏翳風雨之不時則諸簪筆之士至不安席卒
乃事且材違違貸之民間不無兩厲焉太守病之

以謀於郡諸人士曰書院委之草間試院借之他所非計也是可易無用爲有用乎諸人士咸踴躍稱便更請之當道童公亦報可卽日撤之得材十之三得埴十之一餘俱朽腐不可任然安所得地而棟之隆之乎適民間有隙地在郡東隅欲售者倍予之金錢而揮弁之守篆者亦以其丙舍地餉太守曰卽先諸僚屬糾虔諸藝士一材一埴悉裁俸蠲緩以助一奚一役悉量時計工不兩月學署巋然聳翼然峙翬飛而鳥革者爲堂拂雲而落星

者爲樓文明以止者爲棹楔窈而深寬而有制者爲試場繙閣臥起有坐庖廂環列墉垣鞏固久埋之政以舉不朽之觀以具予以戊午春較士至睹闈內外言言翼翼耳目一新以勞太守太守不有旣畢試諸博士弟子中而弁者感太守功請紀成事予曰君知太守之爲是舉乎凡士風文運從精神而新耳目者曠精神者也壇館者曠耳目者也太守毋亦借此爲作新者機耶非夫一試事之兢競已也諸士新其識語語發之性靈言言抽夫理

與母敝帚而千金饗母燕石而實價藏乎新其養
日令神明之滌雪精氣之肩鑄毋躍冶而爲不祥
金母炤駕而爲僨轅馬乎新其猷處若保母之閑
閨婉出若春思之照百昌居常則外其家履變則
外其身乎此之謂日新此之謂盛德與日月同章
采與乾坤同景爍斯無負於今日更新之會也且
爾滇之所乏者豈文乎王馬流徽於金碧叔覽樹
幟於洱蒼昭代則翰軒奉使嗽唾珠玉如信陽麝
人遷客照耀彝夏如成都而武昌茗水握憲鑄人

又以其風流文雅中權而後勁之斯皆諸士之前
修而吾所望於新新無已者則不第文章彪炳聲
聞奕奕如昔人所云小技壯夫不爲爾也夫文翁
治蜀教化爲先子雲相如源流脉絡適有可尋太
守諸君可謂知所先矣爾諸士作新之意尚其亟
圖焉緣諸孝廉申前請遂泚而爲之記是役也太
守傅偕董其成郡丞今陞武定府黃廷鳳麗江別
駕署太和縣事程文弼別駕杜漸區金龍太和令
孫枝衍俱力襄厥成得並書

新建重關記

郎中施堯化 昆明

我明令于臺使者巡行郡國諸大利大害所在許一切便宜釐舉海南潘公按滇之三閱歲激濁揚清威惠覃洽先是有金陵河石閘之役來河流于濤險奪民命于波臣贅石安瀾歲免衝齧滇之被大美而日食其力者惟公之賜業歌明德媲禹功矣頃相繼持斧者復奉簡書計且莫可弛擔負夫粒食之源開卽吾圍之不固獨吾民也乎哉儻意或轉屬之而始待之其何能無觀望且無避難無

徂近費以一時規百世力殫從前未有哉公則念滇介遐服首城巨會勢尤居重馭輕城故無外郭亦惟相沿以有今日也前需之後後復視之前異日者警在門庭莫救堂奧之安藩籬不固隨召腹心之侮豈非築舍滋焚民難慮始乎邇者鳳會稀突至躡內地前事可鑒利害較然因檄所司其議地可保障城守者必役毋罷費卽不賞則鳩庀工材寧糜公帑地扼其要則規度遠近務廣崇墉役不勞民則就庸旣稟懽然子來以佚道相使上下

和憚百堵皆興計損金錢三千餘緡鼎建戎樓凡
八楨幹畚築丹雘塗墜陣垣弩穴巍然井然經始
于歲之三月落成于歲之九月諸邦伯大夫相與
經營拮据嘉賴成績屬書其事余因遡成周盛時
肅慎貢其楛矢越裳重譯獻雉尤以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動色相戒下迨列國楚人伐莒莒潰入渾
春秋譏其無備公惟亟申畫謹修備以有茲役也
險固旣設我之神氣當張于以銷亂無形則保邦
要道也雉堞星羅守望碁布居平不啓戎心粹有

窺關者亦可折箠而笞寔禦彝長策也賀遷輻輳
半處市廛蔽扞森嚴歸者雲集養閭閻之物力寓
招徠之遠圖抑又通商惠民便計也萬里炎荒每
憂鞭長不及一隅無蠢邊陲奠安用拓國家全盛
則尤車書無外大順也洵一舉而衆善集矣說者
曰衆心成城人和足恃其亦未睹于設險守國之
議乎故重門禦暴蓋取諸豫支傾持危適際夫蠱
鳴豫凶而裕蠱吝分介綦微而維挽從之愚暗成
事知暗未萌所從來矣夫人臣任事惟患無銳然

必往之心耳以委郅滋因循以因循成頽廢墮戶
不塞風雨飄搖天下事大率近是公于滇旣爲河
防而隄之又爲牖戶以衛之豐穰歲登于南畝守
備日壯于金湯其所爲計安一方者肇畫不遺餘
力使後之人盡如公之事不避難治先虞覆也行
見廢者興仆者起衆効劬勩底定之畧邦鞏磐石
帶礪之基滇民尚亦永利哉爰宜書之以告來者
公諱濱廣東南海人中萬曆辛丑科進士其按部
諸芳猷善政業多誦之口碑紀之郡乘茲不具載

是役也中丞沈公儆炳以後時至謀斷罔不同心
封疆尤勤顧慮臯思益鶯肅規曹隨樽俎卽寄折
衝衣袂不弛方盛其弘遠畧晏哉我外藩其經理
則右轄施公爾志程督則憲副曾公守身楊公爲
棟趙公性粹都閩尹君啓易暨廣南守邵君建封
昆明令汪君從龍咸與有勞焉法得並書不佞化
旣書其事爲之詞曰滇壤天末舊煩戎索漢通筮
笮始羈靡莫唐事南詔中土爲敝迨宋斧畫王會
未一於赫聖武電掃蠻烟西被流沙稽首稱藩木

邦金齒梯航萬里搏心揖志環向天子時平媮玩
釁芽潛啓怒螳當車跳梁旣爾許謨制勝爲戒先
否公來周咨之綱之紀懲彼狂蠢由逸柙兕未雨
徹桑如臂運指乃度郊關乃議紉始重阻雲連麗
譙輦起役廩于官民不知使根本內奠棘罽外徙
惟屏惟翰我疆我理國事視家傾欵就理中丞嗣
來爰其蒞止曰惟都哉善何必已矧滇羣彝寔偏
處此備豫無虞棟隆支圯匪公擔荷大役孰舉老
成猷念師師濟濟胥扞南交永億千紀

修建五華書院記

參政黃琮海陽

黃子以己酉之夏督學於滇至則聞所謂五華書
院者以試事方棘日選邀兩廼間不及一詣比冬
始往觀焉遙岑面拱翠澤俯羅真不減白鹿衡麓
之勝而頽梁落棟鞠爲茂草令人徘徊歎息久之
會時有道署之役弗克並舉越明年庚戌秋迺檄
雲南府委官鳩度因其舊修之制弗協者更之已
以丙舍不足辛亥復相左右町疇及城隍之餘地
益之迄壬子春莫告成爲屋百七十有二脩者半

創者半於是五華之上宮墻翼翼而山川之勝亦若爲改觀矣黃子曰昔讀橐駝氏言深以促畊督織爲病然古者田畷田正職主勸相而循良之吏多循行阡陌止舍鄉亭至榆莢葱韭雞彘之細各爲課籍何也儻亦民饑已饑民事已事有不忍坐視至此歟夫學士之田也有庠序以聯之有科舉以勸之而又爲書院以課督之與催畊促織何異顧海內自白鹿衡麓等四書院外在在有之寧獨不以爲病實以爲利至於滇則余又以爲亟焉滇

故百濮之餘也自漢元和中有神馬白鳥之瑞始開文學之風其後亂于唐棄于宋湮于勝國存者能幾至有明而始建諸學校至今上而始增科舉之額滇之于學其亦地之甌脫田之膏畝也其耕當倍力故所謂勞來而輔翼之者當倍篤且也車書內向皇風遠翔二百餘年于茲矣而蠹賊潰訖寇攘竊據無時無之與師問罪撲而旋起者何以故豈非教道衰而彝倫斁愛人易使者少而犯上作亂之萌無自銷歟則庠序之外復于書院課督

之夫亦世道人心之慮有不得不然者或曰科舉興而士爲辭章之學今將以辭章課之則亦利達之媒已耳於世道何裨焉噫結繩遠而文契繁圖書呈而爻象著賓興起而爲今日之科舉風會之流有自來矣且安見今之科舉而不爲昔之賓興耶夫口誦格言力探秘義得于心而筆之辭此孰非古三物中六藝之學而古人兼習其事今人直挾其精其于入道之門似尤簡徑若乃六德六行雖先王教人本旨要令從六藝中尋求服習涵濡

而自得之實非課程可及何也教之可得而指學之可得而循者皆文也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聖人之望于人者約禮顧所日與從事者何嘗脫然離文故文之于學宇宙之日月燈光也文斯辨辨而後不可欺不可欺而後可責以不自欺不自欺則誠誠之至聖之至也學之事盡矣余安見夫今之科舉不爲昔之賓興也者顧誠與欺爲何如耳惟諸生審處焉是役也經始協謀藉雲南太守彭君憲范之力蓋有文翁遺意而料材課工則廣

南衛知事李枝陽鎮沅府經歷徐可迪分理書院
事雲南府學訓導賀繼芳皆有功興作者例宜並
書

增建雲南提學道署記

黃 琮

事之興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寔有不得不然者余
以己酉之夏入滇初較士雲南府見其蓬亭狹窄
試不過三百人而已肩摩背接防範難施至幪翳
痺捻晝日無光繞繳苦窳風雨搖濕則諸生固甚
苦之詢其費有歲編具在而閭閻之所供辦胥早

之所求索寔倍蓰無算私歎蓬亭一役何使民視
爲厲府而諸生曾不得實用乃爾且也歲而較亦
歲而構是擾民終無已時也去擾求安非革不可
惟時以侈遽未遑年冬乃檄雲南州邑查所供額
金二年得三十有奇稍以他金益之召工度堂前
作長亭二十五楹度兩階作廣廊左右各三十五
楹而地勢不足不得已拓二門十數尺廣之於是
合之可試士五百有奇而危危掀掀視前庫室狀
不啻遠矣工人跪告余曰室屋猶人身也二尺之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面而僅二尺之軀柰不稱何今蓬亭廠豁亦一尺
面也願請圖之余踏踟久之仰視列屋已半有墮
侈者革之亦惟其時於是內自中堂穿堂後堂正
寢皆撮而更之視舊廣可增十二高增十三外自
醮門兩垣表皆撤而徙之各遠出二丈許其左右
則胥史門隸厨溷之所或脩或剏皆犁然備矣工
人復踈進曰是如盱夫頎然備矣門益出而屏益
近室益大而後益縮瘠其背而閉其口於喘息榮
衛宜乎於是署地且盡則問之前後之居者凡十

一家厚其值而購之得屋凡二十餘間撤其後以
爲崇樓撤其前爲明庭中豎屏壁旁列府邑兩廳
餘以居諸執事者屏壁之前闢爲射圃其南建射
亭於是登堂則金馬如几出門則流泉如帶登樓
則四望雲山皆如屏如戟列侍環拱滇中之勝此
爲大觀矣夫是豈盡初念也革則俱革以一蓬亭
故致此然自蓬亭具而士就試者始獲一日之安
小民之視歲考也始免供辦挾索之苦卽往日歲
編且從此可永裁則雖以百煩費而博此一便私

心猶竊心之是真所謂不知其然而寔有不得不
 然者蓋昔王仲淹有言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此龍
 門令所以不累廣舍也是於廣舍事頗類顧如前
 云者為諸生為細民果且出逸已否余不得而隱
 也抑古人興作類盡役民今物取諸值工取諸傭
 小民名托子來實以戀糶至耳果且出勞民否余
 又不得而隱也非逸已非勞民革所謂征吉無咎
 余不知有合乎否也姑述所以令觀者得從而
 非之是役也肇工於己酉十二月十八日竣于辛

亥十月二十日費金可八百有奇皆出租廩撫臺
 周公助料可百金有奇合之可近千金買民房十
 一家契共十二張價銀共一百二十五兩五錢具
 刻碑陰督工官按察司檢較陳奇中衛知事鄭純
 仁例得並書其他瑣細可無盡紀也

翠松般若二庵記

參政 馮時可 華亭

自賓川州至雲南縣中道為九鼎一云九頂去縣
 二十五里漢時五色雲現茲邑邑所受名唐代村
 人聞空中天樂累日不休相與艾刈翳楚九洞出

焉一洞有石佛像五軀寺因而創雖經千年古瓦猶在後人重加修復遂成傑觀余自賓川來飯梁王山山故產金場也雲南令黃應玄來迎與茗話久之因更看上山數折長松巨石掩映晴嵐望上有樓翼然峙于南嶺嵯峨天際問之名一簣樓良久至招提從山背行老樹挈雲千尺翠色滴滴欲上人衣良久至頂俯視千里遊目無際邑城彈丸如在履舄下前所見一簣樓卑卑彈伏若朝宗自效者下而入古佛石竇嵌空令人不衣自煖已而

側足捫蘿升毘盧殿上燃燈閣飛樓棧道穴岩懸壁如蜂房鳥窠纍然重累綴于空中下臨無地已從石橋右折而度平岡北望九朶芙蓉嶙峋突兀直排秋旻所架樓閣皆在岩半奇絕哉由平岡折而南爲一簣樓對望北岩如繡壁奇峭摩天入我掌握可愛也蓋非是岡不能見北岩勝非是樓又不能成此岡勝聞爲楊曉屏使君建亦善點綴矣憑欄久之萬山莽蒼暝色冉冉隨飛鳥至已而月麗長空氛翳盡掃輕寒如水清淒若霜北岩偏受

月光如瓊山瑤殿而僧廬中千燈零亂若繁星其南望則萬山起伏如浸水晶宮纖毫可數生平所見月夕無佳於此然當此佳境天遠人孤雖無鳴梭響練之聆竊有破鏡刀環之感矣是夕宿樓中明旦下山黃令請遊翠松庵稍迂五里從亂山中良久始至佛像莊嚴整麗庭中茶花數十株蔽虧庭宇門外萬松參差翠色欲流又十餘里下山坡歷平田至波若庵佛燈熒熒金像如生後有傑閣憑欄一望千頃稻花若一片黃雲其外遠如蛾黛

翠色橫亘曠哉斯遊平岩光泉響洗千秋之耳披萬里之襟何必五岳三峨三里入雲南邑宿官署夜漏發風起林杪謾謾調調驚醒歸夢披帷擁衾月溜下庭除射影屋梁恍然對所謂伊人未知在九鼎耶翠松般若庵耶江東小齋耶行遊臥遊孰夢而孰真也

傅公祠記

馮時可

傅公諱添錫字佑之系出錢塘於宋高宗時爲望族迨穎國公友德爲明佐命臣生四子公行三當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元季天下擾攘傾側父子奮身而出各圖雲臺業
遂相失焉公長身瑰瑋矯矯若雲龍爲經生卽有
聲尤工詩詩格高不作大曆以後語暇卽談兵以
穰苴司馬自負每籌策天下事杭瘵中窾揚着裂
眼人不能難一日忽語同學生曰吾仰測渾儀旁
察方輿江淮間鬱鬱薄層霄成龍文五彩者其天
子氣耶遂棄去間關投謁高皇帝被杭僞帥潘允
明兵執詣帥帥欲臣屈公環以兵公曰聖主出矣
若不日且茹肝無臣我我翹然男子非若臣也鬚

蝟張目光炯炯射賊聲震行幕允明與諸卒皆辟
易不敢兵俄報明李武靖公破富陽餘杭兵壓允
明營明謀拒敵嘆曰明天子天授神兵百萬批擣
磔裂卻掃千里前茅至此無完卵矣且縮甲可幾
福母以身試刃允明雖駭公言允而與其黨計以
爲然乃釋諸公縛僞員外方彝身往策于武靖武
靖與公語良久奇公因納允明款武靖不煩一矢
獲甲十餘萬大悅還薦公拜明州訓導公之官至
則招其豪傑詣金陵事上時僧機先黠有謀引倭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襲明州因詩通公公得機先狀以請州乃設備誘
縛機先用功陞知大名府元兵犯大名公蒞任甫
七日備未具不敵縮重還就請司寇法詔報曰傅
某有殊績郡新造非爾咎其安置雲南之永平公
配于氏攜以往明年抵永平又明年拜大理衛知
事未幾晉安賊安乃叛公督兵與戰不利或勸公
逸公曰爾何餒惇失策往吾守大名不完鄂皇帝
不以膏斧使衣冠待罪德甚厚非畢命枹鼓曷報
免胄捕賊死之土人以葬驛後公生寬寬生瑄瑄

生易庵公澄澄教諭江安有公風生工科給事中
良弼以蹇諤著正德十六年部使者奏公請于朝
立祠祀焉故制牘樸不足妥靈歲月既久漸即毀
墜至萬曆十襪而公七世嗣侍御公來按黔黔人
德侍御公念無能報謀新公祠業欲請會中丞承
天劉公聞之曰偉哉傅氏明德遠矣其亟新焉以
風永永吳郡馮時可以督學行郵拜瞻公祠徘徊
悵慕者久之念闡幽發潛以佐佑人倫實學使職
因爲之序次其事辭曰隱非絕俗爲元約身出非

祈榮為明致身喬夏大分君臣大倫皎然星日矩
 我矜紳偽帥鳴張公執公臣咄嗟造次海鷗其人
 抽矢如蝟攢戟若箚片語單詞狂狡革嚚惜哉鴛
 鷺魚不麒麟滇池恩遣萬里含辛重關蒲塞毒草
 蘭津蠹爾安會蹈藉我闔公備持矛曰敢逡巡支
 靡朝原竟依夕燐古有傑士公真其倫繫纍者丘
 譁譁者神何以表之厥廟維新我鼓淵淵我舞佻
 佻靈之來兮若吟若呻駮虬翼鸞駕空絕塵豐我
 稔黍澤我人民雲洞深秀天梯嶙峋倘伴其間靈

爽常存

橫山水洞記

布政羅元禎 鄱陽

去會城而西幾三十里為龍院諸村村凡八村之
 田凡若干頃田稅歲輸縣官凡若干石村故枕山
 而櫟水水即滇池也池低村地勢隱起差具傾倚
 狀可立上游走丸以故池水不可逆引而仰漑村
 之負山而田者無論愆陽即旬日不雨土脈輒龜
 裂歲輒不登中歲他境稔而茲境不厭半菽民苦
 之村迤西三十五里為白石崖崖故有泉其山形

隱起則又高龍院諸村什九度崖泉可引而東以
灌然橫山墻立於前岸然峭阻先是議鑿山之凹
爲渠引泉踰山而東乃其山石脊而土麓石堅不
可鑿議鑿其麓自西以跨于東五十有八丈村農
合力率作紛若蟻之營埤踰歲訖無成績方伯敬
亭陳公以省耕至問焉衆告之故公曰茲吾事而
以疲若等吾爲若成之乃謀諸同寅計其費可三
十金移議御史臺報可公檄掾尹德先何獻榮劉
得先後繼董茲役曰德先汝往視疏鑿相度規畫

以樹爾功洞高五尺廣二尺斷木如高廣之數以
支顛圮功成徐易以石發帑儲如議數授之上下
其工之直以廩焉曰獻榮汝往卒德先功曰俱汝
其嗣德先獻榮以督諸役之力者不力者已又檄
舍人袁應登佐掾以轄羣工應登簡工之不習者
請以礦夫代功可其請召朱禎輩二十人以屬應
登余時叅藩政同公往視指授向道分東西鑿鑿
幾半而道不值予當入賀行念前功恐或棄之者
公請于撫臺曹公雲山巡臺許公保宇僉曰政在

利民毋惜費毋憚勞其往督諸掾役毋墮前功各捐贖金佐工諸掾役矜奮如命道果直寔隆慶壬申之二月十一日也邇始事庚午凡二歲易掾董役者三掾以直盡告者五告卽議發先後五發帑發百有十金而訖功敬亭公曰吾可休矣公與時不甚合久欲乞歸會水洞未成而未決也明日遂謝事去獅岡陳公繼公愈益振策諸掾役尋以成功報靈竅朗闢洞中可偃蹇行公復起掾尋源引白石崖溝山腰連山奄亘得泉二十二道蛇蜒縈

紆四千一百八十三丈廣盈尺深踰咫泉抱山而東赴若帶而縮若白龍挾兩偕山勢俱來若玉甃下飲潛入洞口而東出噴薄淪漣瀉瀦而渠分村之耕者需濡稼者需漑植者需滋畦者圃者需潤不雨而澤不禱而免于旱稿民甚便之而德諸公之功乃歌曰橫山之麓可屋可田白崖之泉可引可沿山麓可鑿伏流潺湲茲麓旣闢不淤不顛漑我稼穡充廩盈廩我公之績億斯萬年曷俎豆之以輸我虔鄒公名應龍長安人曹公名三陽宜興

人許公名大亨安肅人皆起家進士敬亭公名善
浙江錢塘人獅岡公名特範閩長樂人同嘉靖辛
丑進士

霽虹橋記

僉事 劉庭蕙 漳浦

今瀾滄蓋漢博南蘭津渡云源出吐蕃嵯和甸西
南入麗江度雲龍已折羅珉東流順寧歷重里下
交趾滙於南海岸峻千丈延袤四十餘里儻所稱
天塹非邪世傳忠武侯南征支木渡軍而橋始鼎
建蘭滄其遺跡也余不佞典較西迤登眺其上則

見臨江石壁峭立萬仞想侯出隆中魁壘氣節凜
然若在懸澗怒濤咆哮如雷聲隱隱有滅漢賊匡
復王家忠憤低徊寓之不能去亡何于役歸不數
日許而橋以火聞其以彼醜之焰不撲將自焚抑
物力成虧有數與情形之順逆適相乘耶吁可鏡
已粵惟我高皇帝平定滇南方內外畏威懷德二
百餘年武功震耀文教淪浹西南諸彝輻奏歸順
埒為郡縣乃重修津梁冶鐵柱以為舟楫更蘭滄
曰霽虹而雲龍并峙嚴內外之防彰聲教之訖古

今稱烈焉承平日久諸土酋環江而治屈首襲符障靡有二也萬曆丁酉春大候州奉學奪印謀官借資順寧酋長猛廷瑞廷瑞者素蓄不軌惴惴虞其及也遂取二橋一日而昇炎火若曰示我軍無西意此不亦叛逆魁渠哉且足覘順逆成虧一大較也大中丞毓台陳公暨侍御賓廷張公赫然會疏得朝請曰而其悔禍獻所叛不踐軍師猶生之也不爾者執而俘之伏斧鑕亡悔猛辭檄使再三不奉詔抗于顏行師竟大舉俘廷瑞與從逆者露

布以聞上嘉悅賚予有差額二橋斬然燼餘猶病涉非可以委土寅射例者因令所部備兵邵大夫某優治辦檄葺之而大夫刻期結構徵工之梓若石者若所需利用物者約金錢八十萬類不動公帑出自大夫以下郡邑衛伍所捐俸及諸部民樂施亦可若干工得之丘甸之衆不行築者而無弗勉經始于秋仲訖工於嘉平月之十日凡五閱月而二橋告成規峙猶廓焉兩臺且從大夫請易靈虹爲永濟雲龍爲永定以示不朽而屬余紀之余思

物力無有成而不虧醜彝情形無有順而不逆數也虧與逆值成與順值亦數也此不繫人事者也惟知逆而順之不使復逆知虧而成之不使復虧此以人事而回氣數不盡委之數也釋氏稱世界為劫灰而舍利子能以慈航離人苦海之外夫人一心爾從逆則灰助順則濟無庸以數論也武侯一腔精誠蓋不待梁蒼江而此心已利涉矣其計及千百之後誌於石託於人感通於中丞陳公之夢寐記猛會焚橋事如目覩侯豈盡識綿哉其忠順

心所相照也故能預計夫逆賊之不免為灰劫而又預計陳公之以順討逆其必克有濟也而示之夢若石意乎予故曰不盡委之數也是役也中丞壯猷為憲侍御雅志澄清藩臬都閩諸司總策共念而邵兵憲尤始終其事備加勞勩皆以順濟順永銷逆萌者也由今觀其成用志修攘大者以風來茲匪徒記二橋顛末云

溫泉遊記

督學 楊師孔 廬陵

至人韻士往往以山水為性命山不險不奇水不

深不幽每至遣性情毀形骸弗顧也若夫具深險之勝而又全幽奇之德惟滇陽城溫泉名滿海內東髮時思欲啜流揚波久矣讀用修先生暨先輩題咏積往古溫湯舊事點綴茲池不過一盆二盎耳歲天啓乙丑直指朱白翁具山川明眼季秋二十一日行旌按部茲土不佞孔代分守庖例遲節泉上機緣奇甚是日宵征達楊城直指餞送禮成僅宿碧雞關二十二辰方抵楊城郊迎後卽求訂泉游之約期以翌日是日午刻同闔帥高子啓自

螳螂川登舟謝大函方伯以車馬小憇州守編漁船障以布幄酒鑪茶董備具致頗不惡放舟而北曲曲山青灣灣水活漸入漸遠不啻剡溪雪浪中神已飛越矣日聃望山巒聳翠峯巖環抱不脫溪流疑入無縫而委婉却有情固滔滔無礙柔櫓梧柳森映遙見斷雲孤壁一水橫玉似可攀可躡又似可入者詢舟子云巖洞奇絕政堪游余欣然舍舟從松陰禾畝間徒步入巖小淺淖淖不能入旣則或門或屏或榭或軒或堂或廊或壺天或弱

流或花巖或秘石或玄竅或翠幙或紫絲障或靈
光龕態度奇幻不能名狀粗與高帥足所至酬一
觴期以來日探討洞之奇甲天下者不少非泉洞
分奇卽寒溫失正未有虛明洞朗如阿房椒石院
院相比又如響屨長廊轉轉可步而一水流春禾
田映戶想上古賞鑒真仙構先天能手將溪灣最
趣處斷水殘山會萃爲一家亦大奇絕也洞盡展
一坪轉入岩壑深處卽溫泉矣一望瑞靄團結氤
氲氤氳數家茅屋映帶紫翠明霞徘徊于上若不

忍去入門望洋心膽俱熱大咤前人之未標其奇
也噫嘻泉從碧玉嶼中如初沸鼎爐瀼瀼湧出一
鏡鋪銀纖埃俱徹明砂淨礫粒粒可數中涵碧島
如玉瑰瑋光潔與水色鬪奇目閃閃不能定是夜
醉中同高闕帥解衣汨沒如嬰兒入父母暖懷又
如帶酒入初薰繡被屈伸偃仰無不隨意取足不
意人間世有此極樂國也大凡游人帶酸寒俗氣
至此俱開暴戾血性至此俱化塵垢穢濁至此俱
淨人我跡相至此俱渾塵情客念至此俱消蓋造

化具此大爐冶一經煅煉自換凡胎恨天外遐陬
爲神仙久私機緣淺塵染重者輕易未能一至耳
二十三日辰謝太函亦至同泛小舸逕直指于巖
之初洞天設具遵旌因巖發笑昔聞山岳動今則
巖壑閉矣歷壑探竒窮幽極險爲門爲屏者布以
旌麾爲榭爲軒者浮以大白爲堂爲方者暢以笙
歌爲壺天爲弱水者雜以火樹爲秘室爲玄竅爲
翠幕者暢以鳴琴不但衆山皆響亦且寒谷春回
薄暮侍旌節入溫柔鄉是晚燕于碧玉泉之北堂

入夜移尊泉檻和氣春烟水光玉色雅懷高韻渾
爲一氣啜泉而飲洗盞更酌命兩嬰童拍徑尺丹
次第傳觴如飛仙太乙傲睨羣傑不知酒味爲泉
亦不知泉色是酒生平泉游當以此爲第一可以
償萬里繭足東方漸白余就宿村居小樓山深嵐
重僵臥幾不能寐推衾猛起命童子扶掖直走泉
上箕踞片晌融融五體俱和卽池榭水盥嗽畢走
聖水三潮赴直指曹溪廿四香積約夕陽登途宿
祿脹二十五抵祿豐別直指于響水公署舍熙和

天界就風塵着目一步一回首也茲境也畢竟是神仙窟宅諸洞天爲堂與泉源丹鼎泉流爲仙液螳川爲門戶曹溪虎丘爲別業泉外奇石如林湓流如海山花老樹琪草珠巖尚有秘而未顯者以俟後之賞心人若夫宇內溫泉舊蹟稱香比色較味憐清特此泉之一班自有昔人紀之不復贅

游雲津洞記

楊師孔

乙丑歲冬仲較士東迤邐昆明池入江川達撫仙湖出通海沿水過遭紅葉蘆花澄波石徑酷似江

南暮秋佳景全收水石淒清之勝月終旬抵臨安嘉平望日竣試事闈中夜燭曉雞文燄筆花與詩懷鄉夢相濬發知有雲津洞天之奇雖意興勃勃未敢必此游聞水漲雲深非飛仙不能渡也郡太守徐君淪盈別駕顧君綸堂州守周君賡太業已預爲排當差官潘倅回云歲盡水落雲海橋成喬舌悚肩若有不能名其奇之狀蓋潘倅爲虎林官喬頗解游道者遂以既望之卯刻出關郭外易野服可十五里易肩輿度嶺循澗委蛇盤轉爲闔郡

衆水歸墟此邦文獻冠六詔水口奇秘若此勿謂
青鳥家不足信也行里許烏道篆蒼烟中聽水聲
澎湃肩輿軟穩兩腋欲飛山淨水鮮漸覺非人間
色相須臾迴度山椒望石門百尺下接水雲中當
門巨石如屋屏轉水勢分流澗洞入海門如灩澦
之砥三峽殺其欲歸之怒造化非無意也雲門顏
高若障迴望不窮什七爲顏什三爲門巖畔古藤
一株纓絡下垂將及洞門翠葉斑斑不能名隨風
裊娜于浪花之上神仙點綴稍露一斑余顏曰雲

門蓋洞中雲浪屢伏屢見俱由此問津也由雲門
折而左一逕入雲盤旋石亘橫開小嶺而上平野
周回四山懸翥巖巒映帶曲曲有情行三里許如
桃花源中桑麻丘塍但少雞犬數聲耳又里許折
而左望石壁千尋亂雲中渺渺一隙小有棹楔蘚
菜生秀一材官領健兒兩隊旌麾燦燦迂道左金
鼓喧闐蓮界中那得有六花雲鳥然雲裏修羅護
法致頗不俗知是洞天門戶矣躊躇攘攘長嘯入
洞門左盤而下雲級千層一望石華潭影與天光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相蕩目閃灼不能定兩守別駕材官候吏千人簇
擁笙樂齊鳴躋躋若佛界仙班隔水連震三鏡如
霹靂遶地底翻騰時許不散何啻韓淮陰戰廣武
時瓦屋皆震得此可壯游膽一潭橫映沿岸而左
突出層臺障以彩棚雲霞繽紛華纓回絡如海上
新結奇蚤三君禮畢各易野人服酒三酌進午飴
庖厨音樂俱自巖隙各據一竅奔走趨踰不知從
何而來大非人世所見隔水望雲壑中似屋似方
或廊或榭深廣無際暗中各位置蓮燈松火燦爛

若星宿海聲傳樂奏渺渺雲濤余意觀且止太守
笑應曰此八洞第一門戶仰視懸巖垂乳燕壘蜂
房對面橫開百丈銀榜余題曰雲藏七十二天自
晒爲門外人也向雲門所歸之水自此初見左轉
而入玉柱千章琳琅入水平沙沉靜潌衍淡漠絕
不見怒濤奔放之勢水性至此亦降且化矣臺下
臥彩虹百尺對岸棹楔如畫楫欄步薦紅紫錯繡
王淑明山水苑中間以飛梁朱檻自非仙都何能
有此可稱點綴名手音樂前導余與太守輩信步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度飛橋飄飄若仙過橋行平沙上深軟如茵褥屈
梁闌檻一派天成門戶從火光中一望玉筍株株
華燈點點委迤婉轉杳不可際若五都三市上元
燿燦但少人世車馬塵踪耳沙窮雲津水再見余
題曰牛渚問津清溪蕩漾較初津濶三之二橋長
倍之飛欄婉轉步數百不能盡星火中隱約波蕩
如履長虹脊步步生動但恐飛去兩岸雲頭霞綬
輪菌拳奇虬龍攫舞不可名橋盡涉東岸淺沙循
峭壁而進羅列繽紛旌幢排導空中一片衲衣緒

摺雲生針痕田畧想初祖入定後頓忘收去余題
曰掛衲再行數十武則爲玉平天矣洞天至此開
極大平障仰視玉板一片數十頃琉璃懸蓋四角
參差柱以鏤刻玉樹珠絲玉板一如虛孺豎楯掩
映廻環隔岸一望無際人聲動處漁火星星恍疑
似鮫人窟宅水至此平偃汪洋有浩渺澄靜之勢
中涌小巒僅與水齊白衣大士趺坐如生前立小
善財似拜似舞蓮燄中閃灼不定不知南海一幅
畫圖何年移置于此余題曰普陀彼岸與太守輩

定席開樽盃中浮白與玉光相盪水面白毫向青
眼搖曳豈惟逃醉中之禪亦且登槽丘天上矣左
折而上數十武高坪長偃不但可建十丈雄旗火
光徹處蓮開雲漏霧轉星廻懸簷百丈累累若珠
絡諦視萬象俱備第深廣高遠目窮于火火窮于
象惟有鼓掌蹈躍低徊嘆息而已中一峯突起十
數丈萬朶青蓮攢攢而上勢若鰲山壁立又若蜃
氣葳蕤列衲小坐令人以高火射之搖搖不窮
又以花火自峯頂向下噴吐如萬斛明珠瀾翻峽

倒巉巖與空中傾濺跌宕俱成天花生平火樹之
觀無奇于此余題曰象森天向下對過卽會陀巖
下流少爲深廣兩守謂成橋之難深惜民力又恐
余游廢半遂大爲愆息余應曰興到卽行無勞過
計也光中見彼岸懸巖下磐石嵯峨可棋可釣可
臥可醉亟呼輿人上肩輿揭厲而前拱手謝三守
不必勉進但得一尊一果兩侍人相隨足矣鼓勇
前進到岸捫蘿選石向所見磐石雲蓋如龕清流
繞膝不覺鼓掌大叫三守亦蹴蹶褰裳從之矣開

尊趺踞環坐酒三行笑問曰直鈎之鈎古爲美談
今我輩坐此石上人我渾化心手相忘卽直鈎何
在題曰無影鈎向三守鼓余恐不前茲隨余恐不
止不覺游興益猛不問主人毅然拂衣前進行平
沙數畝空濶若原野千火齊明火光盡處俱無邊
際至此愈覺靜奧百步外偶語俱聞微笑成響大
非人世氣候平沙盡處河邊有物十數雌雄反覆
相耦層累而上首足蠢蠢欲動蒼翠潤濕如初出
水態明火近視的爲活龜敲之則鏗然石也雲津

至此爲第三見成橋更難想飛仙自不禁足題曰
弱流叱鼓樂明炬而前三守亦冉冉漸集過水兩
岸峭拔稍費登涉中端涌一蓮座高可丈餘大士
文殊會賢位置停勻相向鑲塑不能真天巧也再
上地勢高敞另開一洞天較象森稍爲謹秘而峻
峭過之仰視圭璧琳琅霞蔚雲蒸莫能悉狀題曰
鬱林天少下當門一柱大可十圍上柱天下抵地
首尾適均有巖巖挺峙之狀行者左避題曰擎天
再進有仙人一足自雲中注下膝與雲齊豈崑崙

失足誤墮塵中耶稍上遍地石田縱橫如畝滕遂
俱備仙家亦自力作從來無素餐神仙也歷田而
上雲壁間忽開數小龕方平如榻間尺數丈許各
開一門中婉轉相通絕類人間洞房秘密命各懸
一燈余與三守各據一榻且坐且臥酒行數十觴
幾栩栩化爲蝴蝶矣題曰無夢榻下榻左進數十
武有巨柱筋骨輪輪大十數圍上下生成齒齒印
合中橫空寸許隔火相向面面朗徹天巧至此不
可思議題曰乾坤蟻磨試問于中不知有幾許南

柯國上左旋俱行石乳捨研中或蹈雲頭或履齒
蒼輿人走卒步步生蓮我輩何異登仙再轉更開
一天四壁峭起圓蓋高懸簇簇垂垂俱成幢幡寶
絡壁上華縷下墜萬縷千絲纏纏欲滴豈當時說
法此中天花點點而成題曰雨花天過此層雲渺
渺遠望莫窮左爲削壁上覆天蓬歸雲宿霧鱗砌
而成婉然一響殿廊也右石路平坦唇稍展宛然
函蓋之狀視虛無處俱不可窮但人氣火光結成
虛空中一片白珩如雞鳴黎黎天色向三守吃曰

昔人柯爛今不知曙欲旦矣題曰復雲廊路長里
許各上肩輿石盡更有沙堤平偃燦然新築下輿
信步平軟且酌且行有淡漠靜虛無名無相之致
函輒酒再進數觴題曰恆沙堤堤盡興殷殷具餘
勇輿人告以水深莫測從來游客足跡未曾至此
亦謂天機神秘不可令人洩盡畱有餘以還造化
可也土人相傳此去尚有水七渡末漸通明原非
經目不過意摹之詞自郡城至此洞有三一南明
一萬象此爲土呼巖洞奇包二洞餘不足觀矣各

登肩輿乘輿而返一步一戀燈火澄澄簫鼓闐闐
眞是仙人掌上碧落初回出洞月已過午影掛松
陰雲棲石骨下嶺易肩輿入署雞聲鳴鳴伏枕就
夢猶是石香雲潤不知東方白矣是日車馬在門
匆匆就道澈江試事歲暮入省復理西試閣筆幾
一載偶于直指臺白岳翁處見別駕圖成如再七
十二天或亦此洞之遺文責逋也小春晴霽墨和
筆潤勉就小記以助別駕烘染

